

鄉園
舊夢

张中行 著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自序

我同于有些老朽，随着年事日增，怀旧之情也日增。于是情动于衷而形于言，十几年来，写了些记旧事的文章。其中有些是有关家乡的，事不少，有的掺和着笑，有的掺和着泪，总之是凝聚为情意，不过旧语狐死首丘、新语故土难离而已。这好不好？有大志之士会评为没出息，因为身心围着老屋的炊烟转，就不能有四方之志，也就不能逐鹿中原，建大功、立大业。评得很对，我正是无投笔之志，而且有时，颇想回到老屋，寒夜坐热炕，在油灯的微光下听鬼故事。可惜是这老屋，先则人祸，继以天灾，连影子也没有了。只好退一步，秀才人情纸半张，借助文字，留个依稀的影子。这会有什么价值吗？昔人有云：“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。”

正是人心之不同，各如其面，竟有人认为，自怡悦之外，也可以持赠君。这君想是指本乡本土的人。事的原委是这样。我们香河县是个小县，地不广，人口不多。但正如小鸟，也要五脏俱全，于是而有政协的机构。政协的业务之一是编辑文史资料，成绩不坏，已经出版了几集，有辑零篇的，有出于一人的。好事不厌多，于是想到我的这

类文字，包括长行（佛家语，谓无韵之文）和韵语，认为集为一册，也可以列为文史资料的一种，印出来，给关心乡土的人看看。家乡事，义不容辞，于是借今年早春编另一本书通检已成篇目的机会，把这一本有关乡土的也编出来。

主旨是收有关家乡的，所以文之外，也收一些诗词。文，前部共二十一篇选自我的回忆录《流年碎影》（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），其余是早早晚晚写的零篇，多数也曾收入某一集出版。编排次序，大致是事迹先，情意后。诗词约四十首，都见于《说梦草》（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）。次序也依原书，诗先词后，简先繁后。总而言之，都是陈谷子，烂芝麻，只是因为挑出乡土的旗号，它们就聚在一起，走出门亮相。从世风亮相，之旗要有个雅名，想了想，叫“乡园旧梦”吧，称为梦，意思是难成为现实也。

书编成，尚未入家乡的文史资料之库，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人来，问有没有什么书稿，他们愿意印。我说卖文小铺里只有一种准备闭门自己享用的。他们是乐观主义者，说敞开门，家乡之外的人未必不想看，总之是他们愿意印。现在是商业大一统，诗文亦货也，有人买总是好的，所以就顺水推舟，说他们肯印，我一谢；如果印出来真就有人买了看，我再谢。

张中行

1999年5月22日

目 录

自 序

乡 里	(1)
族 属	(9)
生 计	(18)
灾 祸	(26)
节 令	(32)
蒙学内外	(40)
乡里旧人	(49)
童 心	(59)
歧 路	(68)
伤哉贫也	(74)
末次省亲	(81)
迎母送母	(88)
解职还乡	(93)
少小离家老大回	(97)
困难重重	(104)
劳而食	(111)
消长日短日	(117)
叙 旧	(124)

乡 党	(133)
口腹之享	(141)
复其见天地之心	(146)
又一家乡	(152)
狐死首丘	(160)
家乡度假	(164)
乡关半日	(169)
吃家乡饭	(173)
吃 瓜	(179)
哑麦榆钱	(184)
祖父张伦	(188)
刘舅爷	(194)
杨舅爷	(198)
怪物老爷	(204)
家乡三李	(210)
李朝瑞	(214)
凌大嫂	(218)
城	(223)
灯	(228)
代 步	(235)
青龙湾	(242)
药王庙	(249)
风 雨	(256)
神异拾零	(261)
2 犊车驴背	(265)

起火老店	(271)
观世音菩萨	(276)
直 言	(281)
礼失而求诸野	(288)
杂诗十首（其二）	(291)
乙卯六月初五夜旧宅院中	(291)
偶有所思	(291)
坐欣欣小馆尝家乡风味漫题	(292)
村外漫步	(292)
得南京翼老书	(292)
兔去龙来之夜偶成	(293)
题玄翁为乡居拙句补图	(293)
闻严氏大姐病逝	(293)
贺文忠表弟新屋落成	(294)
初夏有怀	(294)
寄蕴翁声律启蒙以一绝媵之	(294)
迎春茶会即席作	(295)
己巳荷月述梦	(295)
乡 园	(295)
辛未初冬又宿家乡侵晨由楼窗下望有感	(296)
辛亥秋日过墓田二首	(296)
乡居二首	(297)
归去来二首	(297)
杨家场二首	(298)
王勤弟为乡里总角交赤贫终身未娶 七十年代被动乡居多	

有往还 丁巳春还里病逝才数日耳以二绝悼之 …	(299)
一真胞兄唐山地震中遇难且二年以二绝记之 ……	(300)
和荫翁题赠近照	(301)
癸丑残腊偶成	(301)
甲寅残腊感怀	(301)
乙卯夏乡居寄内	(302)
乙卯初伏乡居偶成	(302)
李君兰堂留别	(303)
乡居西厢毁于地震忆初至之日	(303)
壬子伏日忍雨有怀	(304)
乡居三月行前有感	(304)
寄怀树棠老兄	(305)
偶 成	(305)
浮 生	(306)
得李景翁诂为长句志痛	(306)
浣溪沙 (昔年除夕)	(307)
浣溪沙三首	(307)
浣溪沙 (家乡度中秋)	(308)
菩萨蛮 (乡居度夏)	(309)
蝶恋花	(309)
满庭芳 (乡里上元)	(309)
编后记	(311)

乡 里

学史笔，某某，某地人也，一本观我生的书，由家乡写起。与地相比，也许“时”更重要，至少是同样重要，可是难解（因为既有康德的，又有爱因斯坦的）而好说，就先说时。我是清朝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十六日丑时（午夜后一时至三时）生人，折合公历就移后一年，成为1909年1月7日。其时光绪皇帝和那位狠毒糊涂的那拉氏老太太都已经见了上帝（他们都是戊申十月死的），所以坠地之后，名义是光绪皇帝载湉的子民，实际是宣统皇帝溥仪（戊申十一月即位）的子民。这时间，如果也有个人迷信的癖好，能不能东拉西扯，找点有关的什么，贴在面皮之上，以增添点荣誉呢？费力之后，居然找到两项。一项是，余生也不早，可是头上竟顶戴过两个皇帝。另一项是，只过了一年多，即1910年，地球的一位希而且贵的客人，哈雷彗星就光临了。

时说完，改为说地。关于地，我的所知是由小而大，或由近而远，可是为了易解，说就要倒转来，由大而小，



或由远而近。大，不必大到北半球或亚洲的中国，只大到北方的直隶省（后改为河北省）就够了。还是说其时的，国都为北京，其周围一地区，沿明朝旧制，称顺天府（辖二十四县，民国建立以后改称京兆，所辖县减为二十）。府所辖有香河县，在北京东南一百多里，天津北（略偏西）一百多里。县南北长，东西短，西北是通县，北是三河县，东是宝坻县，西南是武清县。与运河关系密切：一是运河由通县南（略偏东）流，经过县的西部；二是由武清县河西务以北，分出个向东南流的支流，名青龙湾，注入七里海，把县境分为两部分，北部大，南北超过六十里，南部小，南北仅十余里（五十年代划归武清县）。青龙湾以南这部分，旧名是周智保，民国以后废保名，地属河北屯镇。镇北距青龙湾十里，东七八里是宝坻县境，南五六里、西二三里是武清县境。镇名河北屯，可以推知，其南曾有河，故老相传为萧太后运粮河，今则只有遗迹，流向如何也难于考实了。又可以推知，大概是明代，这里曾有军队驻防。不过到我见到的时候就可以说是早已没落，有桥而无流水，镇中心也只是有几家商店，一个残破关帝庙（神像也无）而已。且说镇西一二里，由东向西略偏南，迤邐有三个小村：薄庄，石庄，冯庄。薄庄，住户的绝大部分姓薄，推想是若干年前，一个姓薄的到此落户，逐渐繁衍的。石庄和冯庄也一样。三个庄，以石庄为最小，只有四五十户，其中一户姓张，我就生在这个张家。

还是由大而小，先说这个名为石庄的小村。村有两条

街，不是平行的，而是如写“口”字起笔的一竖加一横，比如一竖是南北向，较短，一横较长，就是东西向。东西向，街北的房子坐北向南，为正；住在街南，主房也要坐北向南，街门的位置，出入，都显得别扭。住在南北向那条街的就更差，也许街道昔日曾是河渠，低洼，村里人呼之为道沟，街东人家不多，住在街西也显得局促，有偏安的况味。我家不姓石，自然是外来户；而且有案可查，是曾祖父或祖父辈由镇东端一条名为“小街子”的街巷迁来的。迁之前要买房或可筑屋之地，不知以何机缘，就买到石庄东西向街正中坐北向南那块地方。地点上好，南北的长度也合适，可以分为外、中、后三层院落，只是东西的宽度不够，应该是能容五间而只能容三间略多。因此，比如前院和中院都有东西房，站在院里就感到天不够大。

这所住房可以称为老宅，推想是祖父辈所建，格局是北地千篇一律的。临街偏东为街门，宽大，为的是能够存放畜力拉的大车，车旁还能容人来往。偏西是南房，可住人，可贮物。其北为东西房各两间，我们家乡称之为叠顶，坐西的带有灵活性的住人（如来客，家中未婚大男），坐东的贮物。再北行进中门，我们家乡称为二门，有东西厢房各三间，记得西房住人，东房兼住人和牲畜。再往北是正房，中间称外屋，为往后院的通道，以及烟火可通室内火炕的锅灶。外屋之东的一间住屋级别最高，住年老并行辈高的；之西住行辈略低的。外屋有后门，出后门是后院，安置磨房和厕所。我幼年时候随着父母住正房西间，有墙角堆着制钱的清楚印象为证。可是生身却是在外院南



房，因为父亲好赌，母亲常为此生气，一次唠叨旧事，说当年住在南房，父亲常常爬墙夜归的事，意思是为赌博生气，已经是数十年来久矣夫。

由石庄的石姓人看，我们是移民。也许移民脚跟未稳，就不能不勤奋吧，于是，还是在我出生以前，就在街西端的南部，买了面积相当大的一块空地。其后是在空地的东南部建了房，祖辈分家，曾祖的最小儿子，行三，迁过去。房之西的空地，后来父亲与叔父分家，一分为二，靠东归我家，靠西归叔父，都是闲时种菜，秋收时作场院。还有新的扩张，是我十岁左右，老宅东邻的石家穷困，不得不卖住房，依传统习惯，近邻有优先权，我们就买了。这新宅在东，称为东院，老宅称为西院。不久之后，父亲与叔父分家，房、地、什物均分为两份，用碰运气的抓阄法决定取舍，父亲抓到东院，此后我就离开老宅，把这新宅院看作家。这新宅院，宽度增加，只是房太少，仅有正房四间半，而且是土坯的。以后半个世纪以上，专就这个宅院说，先是陆续增建、改建房屋，到功德圆满已经是三十年代末。其后迎来四十年代后期的土改，房屋瓜分；又迎来七十年代的唐山大地震，坍塌为一片瓦砾。瓦砾由生产队清除，房址改为通道，于是这早年的家就只能存于记忆中了。

旧事，就是要说记忆中的。以上已经由省、县之大说到一家之小，用意是先画个轮廓；想进一步了解，就要加细说说家的周围，这就宜于由近而远。四邻没有什么可说的，既都是农户，又都姓石。村里有两口水井，一在家门



以西几十步，街北，一在东西街和南北街的交接处。我们吃家门以西那口井的水，总是早晨挑满缸（在正房前的院内），用一天。当时觉得，水味甜而正，比其他村的好，现在想，这大概就是同于阿 Q 之爱未庄吧？这也好，因为合于祖传的养生之道，知足常乐。还要说一下，其时都是人神杂居，我们村，东西街近西端路北有个关帝庙（其前为水井），东端路北有个土地庙。关帝庙只一间，敞亮，屋前有砖陛，便于年节在其上放鞭炮。土地庙过于矮小，身材高的头可以及檐，其前有空地，早晨总有十个八个长舌男在那里聊大天。其时是这样利用庙，或看待庙，落后吗？愚昧吗？承认有神鬼，是愚昧。但那是清末民初，五四大以前，现在是将及百年过去，不是还有不少男领其带，女高其跟，到神庙大叩其头吗，可见开化云云也并不容易。



由小村扩张，先要说说唇齿相依的薄庄和冯庄。就方向说，薄庄在石庄东北，可是连而不断。只东西一条街，出东口不远，过个石桥就是河北屯镇的前街。街道偏东向北有个通道，北行二三十步，路西有个关帝庙，也是孤单的一间，再北行约半里，就是镇西北部的药王庙，镇立小学的所在地。到我上小学时期，往镇买物（家乡语，平时为上街，十天两次的集日为赶集）是有时，往药王庙就读是一天往返两次，路都有两条：一条是走村外，往镇是走薄庄之南，往药王庙是走薄庄之北；另一条就是走薄庄村内。冯庄在石庄的西南，也离得近，如石庄的西部与冯庄的东部只是一个名为南河的小河沟之隔。冯庄面积大，户



多，不只有东西向平行的两条街，而且因为街道长，中间有南北向名为路口的通道隔开。我同冯庄的关系，主要是两种。一种是，家里有一块较大的田地，在庄的西南方，下田干农活要穿过路口。另一种，冯庄东端有个娘娘庙，西端有个火神庙，火神庙有个小学，与我无关，娘娘庙定时有高跷会，关系就大了。小时候住在农村，杂活多，粗茶淡饭，几乎没有娱乐，唯一的机会就是过年看会。看会，月光灯影之下，可以看扮演人的戏耍，还可以看看会之人。这人，主要是农村所谓大姑娘小媳妇，平时深居简出，是难得见到的。其时，我自然还没有“人约黄昏后”的机遇，甚至想法，可是人终归是人，现在回想，彼时愿意随着锣鼓声串街串巷，看红妆翠袖，也许心中已经闪过幽梦之影了吧？

接着说镇。镇名河北屯，镇南确是紧靠着河，不知为什么，今名李家河，镇东西端，河上都有相当大的石桥，可以想见，昔年水量必不很小。镇靠南中心有个空场，想是为集日可以容纳摊贩。其东其北是住宅区，相当大。商店围在中心四周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就是说，日常所用，都可以买到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两家所谓杂货铺，路南偏西名福源号，路北名福利号。主要卖食品和日用品，如糕点、香油、酱油、醋等皆自做，料精工细价公道，远非现在凭广告吹而兼骗的种种所能及。福利号东邻有个最大的商店，双泉涌烧锅，即造酒厂，制品远销北京。其时我们未成年的人不许喝酒，与这个商店的因缘，也只是过其门，感到有一种酒糟味往鼻子里钻而已。商品，幼年最喜

欢的是年节前，东南角牲口市卖的鞭炮，街南关帝庙卖的年画。买鞭炮，主要图的是除夕提灯游长街的一夕之欢，年画贴在壁上则可以经常看。年画喜欢故事的，因为可以多容纳遐想。

镇的大作用是供应所需，通有无，所以在我幼年的眼里，河北屯是个大地方。同样大而不很亲近的还有几个镇。北而略偏东有刘宋镇，属香河县，在青龙湾以北，距家乡十几里，我没去过。正东有大口屯镇，属宝坻县，也在青龙湾的彼一方，距家乡二十里。我也没去过。东南有崔黄口镇，属武清县，距家乡十五里，我在那里看过会。这个镇大，富厚，如果也有自大狂的病，还有可以说说的：远的，与《红楼梦》有关的“崔口”，推想就是这个地方；近的，北洋军阀时期这小地方还出了一阀，江西督军陈光远。正南略偏西有大良镇，也属武清县，距家乡才六里，我当然去过。有意思的是镇东部有个塔，推想必是什么寺的遗存，身量不高，可是位置不低，家乡谚语有云，“大良塔，小良锥，姑姑寺的铁棒槌”，家乡文物，它列第一，可惜，听说，也早已不存了。西北有河西务镇，也属武清县，在运河西岸，距家乡三十里，我出外上学，先则通县，后则北京，来往常经过那里。经过，要渡河，看岸上堤柳成行，河水缓缓南流，不由得想到林黛玉的乘船往返，不免有“逝者如斯夫”之叹。

还可以再扩张一些，家乡是个小地方，有些人，有时有机会接触大地方，更多的人，没机会接触，会想到大地方，干脆再说说大地方。这大地方是天津和北京。家乡离



北京远，西北行二百里以外，很少有人去。天津在正南略偏东，才一百里，家乡，小本经营的，只想开开眼的，不断有人去。来往，买来农村少见的东西，夸说都市的繁华，都使我身拘于近而心飞到远方。其时已经有电灯，有时入夜站在村野南望，能见一片微亮的光，心想那就是天津，街市上，玉楼中，人都在做什么呢？我们的石庄，甚至河北屯镇，究竟太小了！



族 属

谈到生身，今迫得近，只三代，意在找扣帽子，然后整之的理由。古迫得远，泛说是标郡望，如我可以说清河张氏；还可以指实说，如《张迁碑》，开场道字号就拉来周的张仲，汉的张良和张释之。我生于乡村的农家，也许上推若干代都不通文墨，也就不知道清河是什么地方，远古还有什么张仲，近古还有以杀人为乐的张献忠。但慎终追远的旧规还是不敢放弃的，因而关于祖先，也就还保留一些传说（是否有族谱保存在某家，不知道）。传说只远到明朝初年，那位远祖张某某是南京人，住在中华门（城正南方的门）外大红门，从龙（随明成祖迁都）北来落户的。落户之地为河北屯，推想是军人出身，驻防屯垦，成家立业，就不再移动。这传说不假，重要的证据有两种。一种是子孙的繁衍。镇东南部有东西向一条街，地势较高，名“小街子”，住户都姓张，同姓外姓都承认是同族；我们石庄的张姓，还有镇西北部药王庙街的两家张姓，都记得是从那里迁出来的。另一种是坟地和祭祀的大



一统。由小街子东行约半里，路南有一块地势高、面积大的坟地，最北端的一个坟高大如土丘，据说葬的就是由南京来的那位远祖。其下往南，一代一代往下排，成扇面形，总有近二十行，据说我的曾祖父还埋在那里，因为不再有空地，由我祖父辈起才另立坟地。祖传不只有坟地，还有祭田，我幼年时候，清明节，照例由种祭田（如何轮流，不知道）的人家备祭品，同族男性上午都到坟地集合，然后祭，礼毕，种祭田的人家招待吃午饭，有酒有肉。这维系同气连枝关系的旧规也许是这位远祖创的？如果竟是这样，用旧的眼光看，他也是个有心人了。有心，还有存于传说中的，是他嘱咐下一代，并要求代代下传，如果有谁到南京去，要到城南大红门去看看，姓张的都是同族，一家人。这种狐死首丘的心情，我也有，可惜是去者日以疏，我到过几次南京，而且出过中华门，竟没有到大红门看看，可谓数典忘祖了。但也可以使我们有所悟，是根据自己的理想甚至幻想，希望或限定后来者，于自己百年之后还如何如何，总是太天真了。

远的可说的不过这一点点，只好转为说近的。曾祖一代，我没见过，由祖父辈说起。曾祖父有三个儿子，我祖父行二；大概没有女儿，因为不记得有呼为姑奶奶的长辈。祖父名叫张伦，是个典型的朴实而善良的农民，俭约，勤勉，和善，就是对我们孩子，也是怜爱而不斥责。一生只有一个愿望，温饱，境遇一年比一年好。谢天谢地，二十年代初，他虚岁七十四，因摔伤病故，家业先是家内人分，后是家外人分，最后化为零，他都没看见。祖

